四庫全書

子部

家語卷四

魏　王肅　註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為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為本繼嗣不立則亂之萌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

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但記所聞而言言不出說中故不可以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迹君子之道也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已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孔子見齊景公公悅

焉請置廩丘之養以為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皇皇美貌也忒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

可振也振拔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葢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之智過人遠矣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

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

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黃口亦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戇而有危亡之敗也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易損卦次得益益次夬夬決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

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允信也克能也）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昆吾國與夏桀作亂）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

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

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内私壻終

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貞節之義也蒼梧娆娶妻而

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

其後何嗟及矣言事至而後悔吁嗟又何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

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

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晳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

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為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兩二十五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荆乎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

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謂反信也君子言不必信唯義所在耳賜能敏而不能詘言人雖敏辯亦宜有屈折時也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人雖矜莊亦當有和同時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聲宜為啓或曰榮益期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

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得宜為待）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禄（怵怵惕也待宜為持也）慎於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已而曲於人曾

子侍曰參昔者常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二子顔回史鰌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已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

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 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

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𨃍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闕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

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宫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敎令之令)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攻堅)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言立入也)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

立而待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庭高庭名也曠隔也不以山為隔踰山而來直宜為植不根於地不遠來也衣穰而提贄穰蒿草衣提持贄所以執為禮也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貞正以為幹植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効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効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

不遺巳之憂終日行不遺巳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辨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吳伐越隳會稽吳王夫差敗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吳人隳之會稽山也隳

毀也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賜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飲酒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守山川之祀為神謂諸侯社稷之守為公侯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山川之祀者為諸侯皆屬於王神與公侯之屬也客曰防

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汪芒國名封嵎山名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氏今曰大人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隼鳥也始集庭便死楛矢貫之石砮楛木名砮箭鏃其長尺有咫咫八寸也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九夷東方九種百蠻

夷狄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貢楛矢栝箭也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大姬武王女胡公舜之後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櫝如之櫝櫃也郯子朝魯魯人問曰少皓氏以鳥名官何也魯人叔孫昭子少昊金天氏也對曰吾祖

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師長也雲紀其官長而為官名者也炎帝以火神農氏也共工以水共工霸九州也太昊以龍包犧氏也其義一也火師而火名也龍師而龍名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言不能紀遠方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郯小國也故吳伐郯季文子嘆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郯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

國則小矣魯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不若邾子故孔子發此言疾時之不學也邾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為魯大夫也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所以聘于王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得其法度也心以亡矣嘉事不體朝聘亦嘉事也不體不得其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

多言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焉子遊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司鐸宫名）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桓公僖公）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毁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

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大火心星也蟄蟄蟲也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吳王夫差

將與哀公見晉侯吳子會哀公十二年與晉侯會于黃池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侯牧方伯名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伯侯牧也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以欺吳也何也世有職焉何景伯名自襄已來未之改也襄魯襄公是也若其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

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車士將車者子姓也鉏商名採薪於大野春秋經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曰西狩大野今此曰採薪於大野時實自狩鉏商非狩者採薪而獲麟麟瑞物時見狩獲故經書西狩獲麟也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傳曰以賜虞人棄之郭外將以賜虞人也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

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板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猶蒲盧也蒲盧螺蠃也謂土蜂也取螟蛉而化之以為子為政化百姓亦如之者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

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重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重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

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齋絜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利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盛其官委任使之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餼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餼廩食之多福稱其事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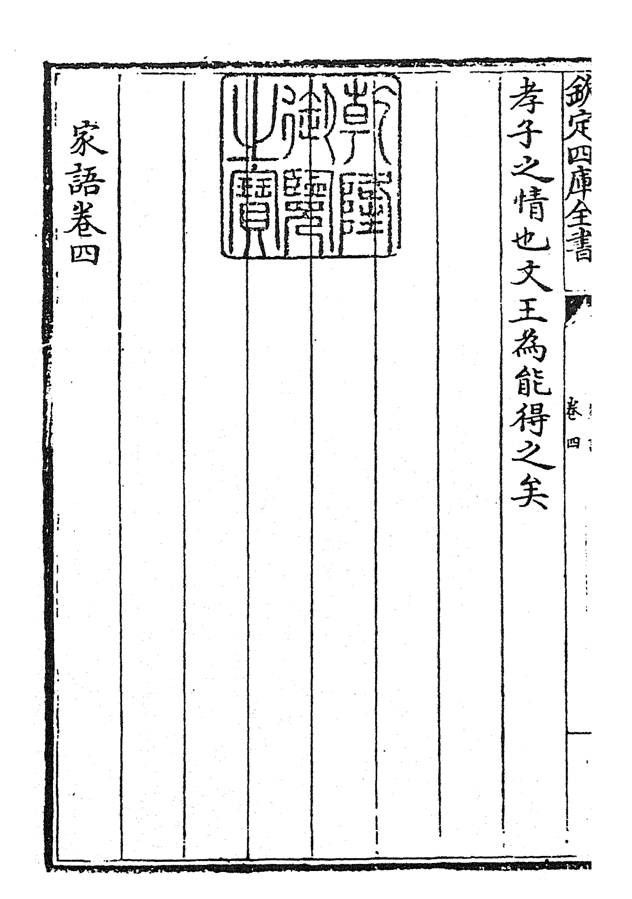
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跲躓）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于親不信于友矣順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

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神之盛也精氣者人神之盛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合神鬼而事之者孝道之至孝者教之所由生也骨肉斃於下化爲野土其氣揚於上此神之著

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極中制為中法明命鬼神以為民之則明命猶尊名使民事其祖禰也而猶以是為未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宗宗廟也祧遠廟也天子特有二祧諸侯為始祖為祧也春秋祭祀以别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焉聽謂慎教令也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二端謂氣魄也二禮謂薦黍稷也建設朝事薦腥時也燔燎羶薌所以報氣也謂以蕭光取祭脂以合羶香也薦黍稷所謂饋食脩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鬱香草鬯樽也此教民脩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

也民能不忘其所由生然後能相愛也上下謂尊卑用情謂親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之顏色者其唯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假此詩以喻文王二人謂父母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已至謂祭事已畢不知親饗否故哀

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家語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家語卷五 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殷家修

家語卷五

魏　王肅　注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

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馬非為車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馬步驟馳騁盡禮之儀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

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悦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為顔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顔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别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

貴予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於情性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覩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禮德之盛也（禮宜為化）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為季氏廢嫡立庶為孟氏所譖出奔於齊）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武仲與邾戰而敗績國人頌之曰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

儒侏儒使我敗於邾夫文仲其身雖殁而言不朽惡有未賢立不朽之言故以為賢孔子曰身殁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展禽柳下惠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置六關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税行者故為不仁傳曰廢六關非也妾織蒲傳曰織蒲蒲席也言文仲為國為家在於貪利也三不仁設虛器居蔡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有故曰虛器也縱逆祀夏父弗忌為宗人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文仲縱而不禁也祠海鳥海鳥止於魯東門之上文仲不知而令國人祠之是不知也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

難武仲在齊齊莊公將與之田武仲知莊公將有難辭而不受也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不順不恕為廢嫡立庶武仲之所以然欲為施於季氏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念此在常當順其事恕其施也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度事而行近於智也為己不重為人不輕君子也夫不重為人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

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顔回問小人孔子曰毁人之善以為辯狡訐懐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顔回問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孔子謂顔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御猶待也莫之為也何居為聞者盍曰思也夫為聞盍曰有聞而後言者而已顔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於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相疾急欲相勸令為仁義小人

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樂施為亂是以相愛小人之不能久親也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訐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

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劒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御狂馬者不得釋箠策也操弓不反檠弓不反於檠然後可持也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士必近於刑謗毀仁者憎怒士人必主於刑也君

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敬而受教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强不達人不以强力則不能自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令而不信則無可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苞在五者

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於禮也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當爲桓子非康子也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謂在司寇官少日淺而屈節數矣謂屈節數見於季孫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言聘我使在官其爲治豈復有大於此者也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

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違去也蟪蛄蛁蟟也蛁蟟之聲去山十里猶在於耳以其鳴而不已言政事須慎聽之然後行之者也

孔子兄子有孔篾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篾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龍宜為聾前後相因也已學焉得習言不得習學也是學不得明也俸禄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篾對曰自來仕者

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若人猶言是人者也）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如魯無君子者此人安得而學之言魯有君子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雪拭）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為

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子貢曰陳靈公宣婬於朝靈公與卿共婬夏姬泄治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

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猶矣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僻邪　辟法）其泄治之謂乎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容璣　舞曲）及文馬四十駟（駟四　馬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為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於大夫（膰祭　肉也）則是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婬荒三

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言婦人口請謁足以使人死敗故可出走優哉遊哉聊以卒歲言士不遇優遊以終歲也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

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孔篾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篾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憂終日行不遺已患惟智者有之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

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絶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羮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名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愠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言人不信豈以未仁故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吾未智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

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敗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重耳晉文公也為公子時出奔困於曹衛越

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言越王之有霸心乃坐困於會稽之時也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庸用也汝何用知其終始或者若文公越王之時也子路出名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穫之也良工能巧不能為順言良工能巧不能每順人意也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顔回入問亦如

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吾亦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之同也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曾子弊衣而耕於魯魯君

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孔子阨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賚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於仁廉哉子

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入官謂當官治民之職也）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雖有善當與下共之勿專以為己有者也）教不能勿怠（怠懈）已過勿發（言人已過誤無所傷害勿發揚）失言勿掎（有人失言勿掎角之）不善勿遂（已有不善不可遂行）行事勿留（宜行之事勿令留滯）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衆從其政無違教也）且夫忿數者官獄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

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大域猶大較也精智而略行之以情知之略舉其要而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惡治民無抗揚之志也勝之無犯民之言以慎勝民言不犯民量之無佼民之辭佼猶周也度量而施政辯不周民也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言雖愛民不可寬於刑法威勉其愛故事無不成也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邇故明不可蔽也所見邇謂察於微也所求於

邇故不勞而得也所求者近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法象近在於內故不遠而源泉不竭盡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言天下之事皆積聚而成如源泉之本非徒不竭乃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小亂則爭爭之甚者又大亂至矣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行為政始言民從行不從言也說者情之導也

言說者但導達其情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善政行簡易而民無怨者也言調說和則民不變調達也言適於事說和於民則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言法度常在身則民法之明在己則民顯之若乃供已而不節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言自供不節於財財不可供生財之道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言徒貪於不得財善政則簡略而不修也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納善言也言之善者在所日間日間善言行之善者在所能為可行於今日也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僻宜為辟便僻執事

在君之左右者　倫紀也為衆之紀　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羣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里言而服之　服行　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為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茲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　君有愛恩之心感於民故謂如神　愛之則存惡之

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供宜為共古恭字也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既能修治舊事又能建立功業也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抗揚也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強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

迎（迎奉也民嚴畏其上而不奉迎其教）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引導也教之以非其力之所堪則民引而不從其教者矣）若責民所不為强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民疾其上即邪僻之心生）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即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優寬也柔和也使自求其宜也）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揆度其法以開示之使自索得之也）民有小過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

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蘊滯積也）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虛其內謂直道而行無情欲也）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言民雖服必以威強之非心服也）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敬也事君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匱竭也類善也孝子之道不匱竭者能以類相傳長錫爾以善道也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請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適也御正也文王以正法接其寡妻至于同姓兄弟以正治天下之國家者矣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

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宵夜綯絞也當以時治屋也亟疾也當亟乘爾屋以善治之也其復當修農播百穀言無懈息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睪如也廣宜為壙睪高貌壙而高冢是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填塞實貌也冢雖高而塞實也察其從則隔如也言其隔而不得復相從也此其所以息也矣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

乎死也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違去也違或作諱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鄒作槃操以

哀之（槃操琴曲名也）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言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欺也）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為無孝名乎孔

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絶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懾懼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其誰之子猶言以誰氏子謂子路也雖從我而不知我也子路悦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善子貢言也惡何猶言是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

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巔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覩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不在此三者之域也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汩之深則出泉汩渥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功雖多而無所意也恢其志而無不容為人下者當恢弘其志如地無所不容也為人下者以此也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河目上下匡平而長顙頬也其頭似堯其頸似臯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

然如喪家之狗（喪家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是不得意之貌也）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於宋（孔子與弟子行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欲害之故先伐其樹焉）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

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恃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蒲適他國故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本與叔孫同叛者也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逝行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

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　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言禹湯以下不可勝觀乃問上世黃帝將為先生長老難言之故問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采事也辯說也卒終也其事之說也闇忽之意闇忽猶遠不明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固陋不得其問孔子曰可也吾畧聞其說黃帝者少典之子曰軒

𨌥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齊叡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五行之氣）設五量（五量權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撫萬民度四方（商度四方而安定之）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炎帝神農氏之後也）三戰而後尅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白與黑謂之黼若斧文黑與青謂之黻若兩已相戾）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時是）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

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説三王有度五帝久逺故用説也三王適則有成法度汝欲一日徧聞逺古之説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有所問當問勿令更宿也孔子曰顓頊黄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逺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廵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陷流沙東極蹯木動静之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四逺皆平而

來服屬之也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敎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衷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

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龍夔典樂舜時夔典樂龍作納言然則堯時龍亦典樂者也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始之務先民事以為始也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内舟轝所及莫不夷說夷平心說古通以為悅字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甑事親為陶器躬捕魚以養父母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堯妻舜以二女舜動靜謀之於二女叡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

舊職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爽忒）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以身為法度也）亹亹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主（禹治水天下既平然後百神得其所）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左右言帝用也）履四時（所行不違四時之宜）據四海任臯繇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序四極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

至矣予也非其人也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曰吾欲以顔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之矣吾欲以辭言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家語卷五

家語卷六

魏 王肅 注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敢不成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後世讖緯皆為之名字

亦為妖怪妄言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始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生之行轉相承而諸說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其為蔽惑無可言者也故其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皥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皥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皥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木生火火生土之屬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

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則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夫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天至尊物不可以同其號亦兼稱上帝上得包下五行佐成天事謂之五帝以地有五行而其精神在上故亦為之上帝黃帝之屬故亦稱帝蓋從天五帝之號故王者雖號稱帝而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者而天子與父其尊卑相去遠矣曰天王者言乃天下之王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龔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

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各以一行之官為職業之事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别稱五祀不得同帝五祀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其序則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而不知者以祭禮為祭地不亦失之遠矣且土與水火俱為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為母不亦顛倒失尊卑之序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怪木家而尚赤所以問也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次火而木家尚赤者以木德義之著修其母兼其子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大事斂用昏大事喪昏時亦黑也戎事乘驪黑馬也牲用玄殷人以水德王尚白水家

（尚青而尚白者避木家之尚青）大事斂用日中（日中白也）戎事乘翰（翰白色馬）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赤也）戎事乘騵（騵駵馬白腹）牲用騂（騂赤類也）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土家宜尚白土者四行之主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色青是以木家避土土家之所尚白）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兼食於社（兼猶配也）而棄

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內史掌王八柄及叙事之

法史納以詔王聽治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以四方之事書而讀之王制祿則書之策賞則亦如之故王以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為有德而兆民懷之懷歸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稱之其民為衆所稱舉也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

無偶威察若存其盛以明察帝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為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諛謟莫知念患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

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禍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治官所以成道也）司徒之官以成德（教官所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禮官所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治官所以成聖聖通征伐所以通天下也）司寇之官以成義（刑官所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事官所以成禮禮非事不立也）六官在手以為轡司會均仁以為納（納驂馬轡轡繫軾前者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之戒以周知四方之治冢宰之

（副故不在其六轡而當納故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迴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而與三公為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之法也）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冢宰治官）以之德則國安（德教成以之仁則國和禮之用和為貴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通治遠近則國平也）以之禮則國定（事物以禮則國定也）以之義則

國義義平也刑罰當罪則國平此御政之術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謂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飭謂整齊之也地而不殖財物不蓄萬民飢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司勳之職屬大司馬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

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為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治與政皆合於德則不殺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者為

有行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能治德法者為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易主天地以生萬物言而凡生氣各有分數不齊同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一主日日從一而生日者陽從奇數日數十從甲至癸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偶以承奇陰以承陽辰數十二

從子至亥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斗次日月故三主斗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時以次斗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音不過五故五為音四九三十六六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為四方方有七故七主星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為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之數盡於八凡蟲為風風為主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鷰雀入海化為蛤

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介甲蟲也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八竅鳥屬齟齬者九竅而胎生九竅人及獸屬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齒者脂淮南取此義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齒膏豕屬而脂羊屬無前後皆謂銳小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

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蜯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月盛則蜯蛤之屬滿月虧則虛也）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耗耗字也息土細緻耗土麤疏者也）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蟥屬不氣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血氣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弗庚亦不治之貌者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

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也乾天象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孔子曰然子貢治世不待此事此事之急然亦各其所知能也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分於道謂始得為人故下句云性命之始形於一謂之性人各受陰陽以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煦睛轉也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顋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

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陽數奇陰數偶）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陰為冬也冬藏物而為化育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子窮天數

也極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者始於此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也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泮散也正月農事起蠶者採桑婚禮始殺言未止也至二月農事始起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期盡此月故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歸當及冰未泮散之盛時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効匹夫之聽也聽宜為德為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為男女長養其理分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

從子言無再醮之端始嫁言醮禮無再醮之端言不改事人也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義也閫門限婦人以貞專無閫外之儀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疋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也亂家子也世有刑人子也世有惡疾子也喪父長子也此五者皆不取也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亂家子者謂其亂倫世有刑人子者謂其棄於人也有惡疾子者謂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者謂其無受命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出無子出淫僻出嫉

妒出惡疾出多口舌出竊盜出不順父母出者其逆德也無子者謂其絕世也婬僻者謂其亂族嫉妬者謂其亂家惡疾者謂其不可供粢盛多口舌者謂其離親竊盜者謂其反義三不去者謂有所取而無所歸一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二也先貧賤後富貴者三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服之制有五等也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所以舉象四時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尊貴尊義之大也故為君亦服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浴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故父在為母齊衰朞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謂卿大夫士也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謂庶人也此以權制者

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朞悲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巧言足恭捷給之人似仁非仁故曰給奪慈仁）子貢曰敢問何以為中禮者子曰禮乎夫禮所以

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領惡而全好者與領理子曰然子貢問何也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

得其節車得其軾鬼神得其享喪紀得其哀辨説得其黨（黨類）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各得其所黨施行之）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譬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以其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

旅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軾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動之衆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祖法也洽合無禮則無以為衆法無以合聚衆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語汝有九其四大饗所以待賓之禮其五動靜之威儀也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矣在畎畝之中猶焉為聖人兩軍相見揖讓而入入門懸興興作樂一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二也下管象舞夏籥序

興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夏文舞也執籥籥如笛序以更作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者所以大饗有四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五也旋中矩六也鑾和中采齊采齊樂曲名所以為和鑾之節七也客出以雍雍樂曲名在周頌八也徹以振羽亦樂曲名九也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金既鳴聲終始若一故以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清廟所以頌文王之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凡舞象事也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詩以言禮

不能樂於禮素（素質）薄於德於禮虛（非其人則禮不虛行）子貢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言達於樂而不達於禮也）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達謂偏有所達非殊）夫夔達於樂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言達於樂多故遂傳名樂）凡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論於夫子也煥若發矇焉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

禮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于天地行之充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

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寛也密寧也言己行與民信五教在寛民以安寧故謂之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汝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哀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子夏曰何

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至湯與天心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不遲言疾躋升也湯疾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昭假遲遲上帝是祇湯之威德昭明遍至化行寬舒遲遲然故上帝敬其德帝命式于九圍九圍九州也天命用之於九州謂以爲天下王者是湯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家語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家語卷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殷家修

家語卷七

魏　王肅　注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正鵠，所射者也。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的，實也。祈，求也。言發中者以求飲。祈，求也。求所中以辭爵。飲彼則爾爵也。勝者飲不勝者。爵已不飲

故曰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弧弓也男子生則懸弧於其門明必有射事也而今不能射唯疾可以為辭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牆堵焉試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謂射之者曰子路為司馬故射至使子路出延射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不得入人已有後而又為人後故曰與為人後也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先行射鄉飲酒故二人揚觶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

侯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則在此位八十九十曰耄言雖老而不稱解道而不亂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速召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于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

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記曰主人獻之於義不得為賓也下句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是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終主人乃獻之是也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吹南陔白華華黍三篇終主人獻也間歌三終乃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合樂三闋合至聲同其音歌周南召南三篇也工告樂備而遂出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自此至去不復升也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賓將欲去故復使一人揚觶乃立司正主威儀請安賓也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脫屨升座脩爵

無算飲酒之節旰不廢朝暮不廢夕朝晨飲早晡罷賔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降殺既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子貢觀於蜡蜡索也歲十有二月索群神而祀之今之臘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醉酒也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古民皆勤苦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之是君之恩澤也張

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周人始以日至之月冬日至而日長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

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為農求穀於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兼無仲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子同故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也而學者不知推經禮之指歸皮膚妄説至乃顛倒神祇變易時日遷改兆位良可痛心者也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兆丘於南謂之圓丘之兆於南郊也然則郊之名有三焉槀為圓丘以象天自然故謂之圓丘圓丘人之所造故謂之泰壇於南郊在南説學者謂南郊與圓丘異若是則詩易尚書謂之圜丘也又不

通泰壇之名或乃謂周官圜丘虛妄之言皆不通典制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滌所以養牲處后稷之牛唯具別祀稷時牲亦芻之三月配天之時獻故唯具之也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犢質慤貴誠之美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地圜丘之地掃焉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人之作物無可稱之取天地之性以自然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禰宮父廟也受祭天之命於祖

而作龜於父廟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宮宮也誓命祭天所行威儀也王親受之故曰受教諫之義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將郊則供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報白也王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後服袞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掃清路行者畢止也汜遍也清路以新土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以王肅敬事天故民無復行之化之不令而行之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大裘為黼文也言被之大裘其有象天之文故被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道路至大壇而脫之

日月所以法天也旣至泰壇王脱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羣小祀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祫祭天地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祭五帝也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饗帝祭天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

治也凡民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惰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奸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也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懈人子饋養之道言孝子奉祭祀不敢懈與生時饋養之道同之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

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民之刑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遺忘）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變鬬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姻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婬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

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穽而陷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尚猶也申令固其教也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婬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

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矣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

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飭整齊也有坐婬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婬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稱務其職不斥其身也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言不請而擅行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媿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譴譴讓也發始發露則白冠

釐纓盤水加劒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
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
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
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
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
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求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
未之聞退而記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言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制五刑必即天倫即就也就天倫謂合天意行刑罰則輕無赦行刑罰之官雖輕猶不得作威作福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

得聞乎尤過也麗附也凡過人罰人必以事稍當而不與其心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深淺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也有指無簡則不聽也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也附從輕赦從重附人之罪以輕為比赦人之罪以重為比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之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

養其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弗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吏獄官吏正獄官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而三槐三公位然後乃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君王尚寬宥罪雖以定猶三宥之不可得輕然後刑之者也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遁名改作變言與物名也執左道與亂

政者殺左道亂也作婬聲婬逸也感亂人之聲造異服非人所常見設奇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怪異之伎可以眩惧人心之器蕩動行偽而堅行詐偽而守之堅也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滑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聽林木之下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粥賣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旍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

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賣成衣服非侈必偽故禁之禁賣熟食所以厲恥也）菓食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為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畢賓客之事也）乃出遊於觀之上（觀宮門外闕周禮所謂象魏也）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

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此謂三皇五帝時道大行也）與三代之英（英秀謂禹湯文武也）吾未之逮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講習也修行也睦親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謂大道天下為公）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人（言力惡其不出於身不以為德惠也）是以姦謀閉而弗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為已力則為人大人世及以為

常城郭溝池以為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言用禮義為之選也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其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幽厲二王者皆傷周道也吾捨魯何適魯有聖人之風猶勝於諸國也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言失於禮

而亡其義周公其已衰矣子孫不能行其禮義杞之郊也禹杞夏後本郊鯀周公以鯀非令德故令杞郊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言君臣皆當知辭說之意義也是謂幽國幽闇於禮醆斝及尸君非禮也夏曰醆殷曰斝非王者之後則尸與君不得用是謂僭君僭侈之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大夫稱家冕弁大夫之服孔子曰天子諸侯大夫冕弁復歸設奠服此謂不得賜而藏之也

是謂脅君迫於其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大夫無田者不為祭器今皆不假故非禮是為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朞不使也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籍入所謂臨諸侯將舍宗廟先告其鬼神以將入止也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戲謔故夫禮者

君之柄柄亦秉持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事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言所藏於身不可以假人必本之天郊以降命郊天以下教令所謂則天之明命教於社之謂效地所謂因地之利降於祖廟之謂仁義奉祖廟彌近彌親彌遠彌尊仁義之道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下命所謂祭山川者謂其興造雲雨作生萬物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下命使事五祀者以其能為人事之制度

此聖人所以藏身固也藏身以此則固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言聖人常所存處者禮之次序常翫樂者民之治安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時及財天地之所生而師以教之君以政用之而已故常立於無過之地君者人所則非則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為君徒欲明人而已則過謬也養人則不足時君失政不能為所養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

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人皆愛惜其死而患其生之無禮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大夫有去就之義未必常死宗廟其死宗廟者以權變為也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非意之非以意貪之必有數之也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

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以一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月生而後四時行焉布五行和四時而後月生焉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月陰道不常滿故十

五日滿十五日訖五行之動共相竭也竭盡也水用事盡則木用事五行用事更相盡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為本用事者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管十二月也一月一管陽律陰呂其用事者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五味酸苦鹹辛甘六和者和之各有宜者春多酸秋多辛之屬是也十二食者十二月之食質本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五色者青赤白黑黃學記曰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章五色待水而章也故人者天地之心於天地之間如五臟之有心矣人有生最靈心五臟最聖也而五行之端端始也能用五行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則作為則法必以天地為本

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天地為本則萬物包在於其中以陰陽為端故人情可睹陰陽為情之始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四時各有事故事可得而勸也以日星為紀故業可別日以紀晝星以紀夜故事可得而分別也以月為量故功有藝有度量以成四時猶功業各有分理也藝猶理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鬼神不相干各有守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五行終則復始故事可修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考成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奥

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四靈鳥獸之長四靈為畜則飲食可用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而魚鮪不淰淰潛藏也鳳以為畜而鳥不獝麟以為畜而獸不狘獝狘飛走之貌也龜以為畜而人情不失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故曰人情不失也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瘞謂祭祀之瘞繒謂若增封泰山宣謂播宣揚之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治也事有職禮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

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養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鼓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違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慈孝服焉孝慈之道為遠近所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言禮之寶藏夫禮必本於太一太一者元氣也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即上所為命降於天地祖廟也其官於天也官為職分也言禮之職分皆從天下

來也協於分藝藝理其居於人也曰養言禮之於人身所以養成人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耨除穢也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

耒之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藝理）協諸藝講於仁得之者強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為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為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不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不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不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而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

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苑滯積也）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不間（言有理也）連而不相及（言有敘也）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高而不危以守長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合禮安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水漁人以時入澤梁乃瀓灌用火季春焚萊草孟冬以火田也用金以

時采銅鐵用木斧斤以時入山林飲食各隨四時之宜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謂順也用民必順悅以使民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出銀瓮丹甑之器及象車也河出馬圖龍似馬負圖出鳳凰麒麟皆在近郊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家語卷七